

女報人李傑



香港隨筆
張茅

我認識的李傑，是一位全身投入新聞工作的女報人。

她的人生分兩個階段：第一階段，日軍侵華，中國處在抗日救亡的艱苦時刻，李傑以一個音樂人加入「武漢合唱團」的救國洪流。其時，華北失守，處於漢中的武漢岌岌可危，「武漢合唱團」是一群音樂工作者組成的民間組織，在多個城市街頭演出宣傳團結抗戰，成為全國的一面旗幟，接着遠走南洋，一邊演出，一邊發起華僑捐款救國，李傑一直是合唱團的一分子。第二人生階段，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在香港從音樂界轉職新聞界，進入《循環日報》集團（包括《正午報》、《天方夜報》）工作，她對新聞工作非常投入，是位熱忱的報人。

今年二月二十九日，李傑女士辭世，享年一百零三歲，成為近半世紀本港新聞界的一位人瑞。

我與李傑相識於一九五九年，那年我二十三歲，入行記者，印象中她年約四十，我眼中的長輩。

那一年，原《星島》總編輯林露民辭任，與政論家兼作家曹聚仁合作復刊《循環日報》

，這是一家歷史悠長的老報，創辦於一八七四年，主辦人王韜，在全國發行，至一九四七年停業，面世七十三年。李傑在《循環日報》一九五九年籌備復刊時入職，安排熟悉報館的工作環境，熟習編輯部的運作，了解記者的採訪方法，我們見面偶爾短談。《天方夜報》出版後，一時間人手不足，我被邀到她報社幫忙，因此熟絡。

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六日《循環日報》正式復刊，在報社大廈舉行儀式。這天起，李傑任職港聞記者，專責採訪社團，同時兼任《天方夜報》督印人。

近年，我與《循環日報》早年的記者接觸，他們談及李傑在報社的兩件事，集團出版三家報紙，記者方面以舊帶新，總編輯張問強於是委託李傑負責培訓新人，務求新人趕快成熟，她定期為新記者上課，談如何掌握新聞主題，如何提升新聞寫作技巧，為報社帶出一些新人。後來集團結束，部分記者轉職他報，或轉到出版界工作，表現稱職，甚至成為作家，談起往事，不忘李傑大姐當年用在他們身上的精力。

協助報社解決局部財政困難，被認為是李

傑對報社盡職盡責的表現，《循環日報》及《天方夜報》出版一年餘，銷路不如理想，唯獨以波經、狗經、馬經出色的《正午報》頗受歡迎，高峰時銷紙近十萬。報社考慮財政能力，決意將《循環日報》及《天方夜報》停辦，獨留《正午報》。後來午報增加，出現惡性競爭，《正午報》好景不常，也要面對財困問題。李傑自動擔起擔子，設法往外籌集資金，得到一些華僑資金資助，分解部分壓力。

這部分華僑資金願意相助，又要回到當年李傑與「武漢合唱團」的往事。

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，日軍全面展開侵華。一九三八年八月，「武漢合唱團」應南洋華僑籌款總會、著名華僑領袖陳嘉庚邀請，全團二十八人赴大馬及新加坡演出，進行抗日宣傳及募捐救國經費，李傑是合唱團中的成員。她隨團在大馬各地巡迴演出長達數月，所到的地方，受到華僑熱情的迎接，每場滿座，華僑激動捐獻。同年十二月中旬，合唱團轉赴新加坡，引起哄動，是月二十二日晚首演，接連八晚場場滿座，再加演八場，之後還在三個遊樂場輪流上演。李傑隨團



▲當年「武漢合唱團」在新加坡演出留影 作者供圖

在大馬及新加坡兩地逗留四百八十天，演出以抗日為主題歌曲包括《八百壯士》、《長城謠》、《募寒衣》、《流亡三部曲》、《碼頭工人》、《旗正飄飄》等，以及話劇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，籌得款項一千一百五十萬元，支援中國抗戰救亡，並推動星馬華僑抗日活動。「武漢合唱團」深入華僑心中，團員與當地華僑成了朋友。

由此，李傑在報社出現財政困難時，再次得到華僑的幫助。

盼皇都「變身」

北角的皇都戲院由新世界發展以逾十七億元投得，其保育活化將由鄭志剛主持。筆者聽聞新世界創始人鄭裕彤，曾到上海灘欲活化文化廣場，可惜未談成功，就到武漢投資許多項目。改革開放後，鄭志剛的姑夫再闖上海灘，在高雅的淮海路上轟起新世界，前幾年又聞新世界第三代掌門人青出於藍，銳意創新，重視文化與百貨的融合，給上海新世界冠以「K11」品牌，筆者聞風而往看了在那裏舉辦的印象派畫展，印象蠻好。因此對於皇都的活化，筆者是相當看好的。

說到文化與百貨業的融合，上海南京路原來四大公司早就做過。比如，中百原來叫大新，不僅有遊樂場，張大千的畫展也在那裏辦過。先施屋頂花園放映過露天電影，當年沒空調，一邊乘風涼，一邊看電影，成為時髦。新新公司的溜旱冰，也是當時的娛樂新花樣，人人穿着溜冰鞋參與比賽和表演，煞是神氣。永安公司是筆者消費最多的地方，記得其天韻樓熱鬧好玩的東西尤多。張慧沖的超大型魔術表演看客多，眾人眼睛尖，表演者容易露馬腳，被人拆穿西洋鏡。曾聽說有一次表演《馬道》，一



自由談
姚榮銓

匹馬上場進了籠子，通過強燈光一打，一匹馬是不見了，但是馬尾巴還在籠外甩着，倒影喝個不停，翌日還登上了報紙娛樂版頭條。永安擴建一幢新樓，中間架一天橋貫通，新永安名曰「七重天」，因為七層樓上破天荒地開設了上海首家「空中舞廳」，擺足噱頭，生意蒸蒸日上。

再說老戲院的活化，上海有不少可值得借鑒的地方。最突出的例子，就是上海音樂廳。原來叫南京大戲院，後來曾改名為北京電影院，因為其音響設計十分講究，據悉無論坐在哪個座位上都悅耳動聽，便改為上海音樂廳。原來上海跑馬廳改成人民公園和人民廣場，最北建了上海市政府，南面又建了上海博物館，音樂廳隔了延安路在南面。後來市政府重做規劃，要使市政府、上博新館和上海音樂廳三點成一線，於是就把音樂廳用先進科技方法來整體平移到位。前不久音樂廳又重新裝修進一步恢復原來的風姿，贏得點讚不已。還聽說老錦江對面的老戲院蘭心也活活得相當成功。

筆者建議皇都活化團隊不妨到上海考察一番，滬港全方位合作，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」矣。



HK人與事
厲放

每當有朋自遠方來，每當被問起「什麼最香港」？我就說「搭叮叮」，就是搭乘緩緩行駛在港島的有軌電車——香港電車。因為電車行走時發出「叮叮」響聲，以提醒路上行人「我來了」，故俗稱「叮叮」。論效率，它是港島路面交通工具中最慢的，論舒適度，是最低的，論載客量，亦是偏少的。那它好在哪裏？因為浪漫，因為是一道游動的風景。在高密度大廈聳立的港島，狹窄的路面猶如一條深谷獨徑，穿梭着匆忙的車輛和行人，唯有競走於一路廊的「叮叮」，帶着時光的情韻，一身廣告的煙火氣，以車代步便利於民的實用性，從容舒緩悠悠駛來，在映照着五光十色的玻璃外牆上，留下一道歲月的軌跡。

香港電車，唯香港島獨有，於港島北部沿海線行走，穿梭港島東西計十三公里，以及環繞跑馬地一段單程路軌，長約三公里。每日平均接載二十萬人次的乘客，是全球現存唯一全數採用雙層電車之電車系統，英國、埃及等國家雖然也有雙層電車行駛，但只是部分路線而已。

電車於一九〇四年七月三十日投入服務，為因應香港開埠後港島迅速增長的人口和社會發展之需要。第一代車隊有二十六輛單層電車，分為頭等及三等兩款，車廂均以木材製造，它是當時全港路面上速度最快和載客量最多的交通工具。一九一二年車隊雙層化，一九八七年車隊大規模翻新工程完成，現在已是第七代電車。今天，電車公司擁有一支全球最龐大的雙層電車車隊，旗下有電車一百六十五輛，經營七條電車路線。

據說電車運作初期麻煩遇到不少。行人不理解電車只能依軌行走，不能像當時的馬車、人力車和轎子一樣繞過他們，站在軌道中央，「逼」停電車事件不在少數；有些人則因為好奇而聚集於車站，待車一停站便爬上車內走一圈；亦有一些搬運工利用電車的鐵軌運送貨物，阻礙電車行走。終於，港府於一九一一年立例禁止非法擅用電車路軌，違者罰款二十元或入獄一個月。

電車採用劃一收費，不分乘車遠近都是支付相同票價。一九〇四年的車費是成人一毫子（頭等）、五分錢（三等）；一九七五年的車費劃一為三毫子；一九八〇年代五至六毫子，一九九〇年為一元，



▲叮叮車猶如飄移的風景線 資料圖片

一九九八年升至兩元，二〇一八年到今，車費是兩元六毫子，依然是香港島上收費最便宜的陸上交通工具。

電車，不僅為便民之交通工具，還是讓市民了解新產品的媒介。早在一九二八年，香港電車便為商業客戶在車身登橫幅廣告。在電視和收音機仍未普及前，向市民推廣產品的途徑非常有限，電車車身便成為流動的廣告板。鑒於每天大量乘客乘搭電車，用電車車身賣廣告很受商戶歡迎。可賣廣告的收費並不便宜，商戶便在同一輛電車租用一塊位置登橫幅廣告。於是一輛電車百花齊放，不同客戶不同類型產品的廣告畫滿車身，招搖過市，萬種風情，五彩繽紛。到了一九八〇年代，有單一商戶為加強宣傳效果，賣起全車身廣告，廣告製作也以計算機繪製代替了人手繪畫。

就在這道色彩迷離的風景中，偶而，會有一輛周身墨綠的電車駛過，它清脆的叮叮聲和一身素裝，似乎在告訴人們它的價值和流逝的光陰。香港電車這身塗裝綠色，是二次世界大戰後選用的標準顏色，因為綠色在當時屬最便宜的油漆顏色。原因是綠色在軍事上具有保護色作用，英美盟軍的坦克和軍車都以綠色為塗裝主調，因此在二戰期間，綠色油漆被全世界的油漆廠大量生產，到戰爭結束後便成為剩餘物資。大量庫存的綠色油漆，售價便比其他顏色低廉。

一九五〇年代之香港，經濟仍屬較低水平，較廉價的綠色油漆，為市民和公用事業在選購時之首要考量。其實，不止香港電車，當時以綠色油漆作為防銹和裝飾用途的，至少還有香港纜車和天星小輪，街上的燈柱和欄杆，路邊的報攤和大牌

檔等等。素綠的香港電車，為萬般風情的港島增添了一份歷史的厚重感。

現在披滿廣告的電車，一身墨綠的電車，悠悠然地行駛在港島，帶着歲月的詩韻，歷史的風塵，時代的印章，猶如飄移的風景線。如果是遊客，即使不搭一程，照片中至少要有「叮叮」的身影，不然真不能算是到過香港。

陪外地朋友搭「叮叮」是我喜歡的活動之一。搭乘目的是觀光，不用計劃乘哪一輛車，不用擔心坐過站，不用心急嫌它慢，也不用算計車資，只需爬到二層，如同坐在劇院樓上的包廂，欣賞一幕游動的市井風情劇。

中區的現代建築、商業區的燈紅酒綠、生活區的海味街攤，穿梭其間的上班族、逛街民眾、觀光遊人，等待紅綠燈匆忙的、閒散的、張望的人潮，進出商廈正裝的、便服的、誇張的、隨意的市民，依次登場，悠悠然掠過眼前，裹挾着街頭撲面而來的熱氣，「叮叮、叮叮」不絕於耳的清脆響鈴，東西蒼萃，目不暇給，活色生香。一切那麼自然、多元、有趣、靈動。我以為這才是一個城市最生動、最真實、最引人入勝的面貌，這一切，唯有登上「叮叮」才享有的觀景「特權」，總令我和朋友趣味欣然。

香港電車，也讓我想起小時候在上海搭乘的有軌電車。小孩喜歡熱鬧，電車四面透風，它滿足了我從小即能看風景又不暈車的心願，對電車真是情有獨鍾。如今，有軌電車已經不見於上海這類日新月異的大都市，好似詩篇少了一縷風情，畫卷缺了一筆油彩。我愈發慶幸香港的「叮叮」依然自信、優雅地穿梭在港島，為這座城市塗上一抹與歲月同輝的浪漫。

羊城秋日

今年廣州的秋天好像來得特別準時。雖然樹木草叢還是鬱鬱蔥蔥，但秋分一過，就已經能感覺到絲絲的涼意。這時街上能看到各種季節的穿着，還沒從夏天緩過神來的短袖背心；對溫度變化敏感的長裙絲巾；彷彿已經進入冬季的外套長袖……看着風格迥異，卻也都能融合其中，羊城的秋天也就這樣到來了。

提到廣州總少不了美食，這裏的秋天也特別「美味」。秋季是進補的季節，各種「老火靚湯」肯定是少不了的。滋陰清熱的銀耳、止咳化痰的川貝、潤肺安神的百合，各種食材巧妙的搭配，依次放入鍋中慢火煲煮，烹製出各種不同口味、不同功效的湯，既美味又有食補的效果。

今年的秋天還特別熱鬧。之前疫情期間停課許久，九月正逢開學季，安靜了大半年的大學校園紛紛熱鬧起來。剛考上大學的新生，帶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與對大學生活的期盼，



如是我見
林宣利

來到這個新鮮的環境。往屆學生「榮升」一級，成為師兄師姐，帶着從五湖四海匯聚過來的師弟師妹們熟悉校園。在這風華正茂的年齡，面對着未知的未來，或許有疑惑、或許有怯懦，但這都不妨礙他們勇敢的探索。成長路上的他們是那樣的朝氣蓬勃，連帶着周圍的空氣也充滿生機。

羊城的秋天就是這樣，帶着一點春天的綠意；帶着些許夏天的熱鬧；還有將到冬天的預告，綜合成一個特別的秋日。

感覺這個季節，也是廣州的寫照。在這個大城市中，有的人祖上幾代都在這土生土長；有的人年幼時就隨家人過來安家落戶；也有的人初來乍到，即將在這開始人生的新篇章。不同的背景與經歷，融合在同一個溫暖、包容城市，才組成了今天這個特別的、令人嚮往的、充滿煙火氣息的羊城。

活力汕頭



市井萬象
新華社

早在一八六〇年就開埠設關的汕頭曾有「百載商埠樓船萬國」的美譽，如今在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周年之際，它已發展為一座現代化濱海城市。圖為汕頭市夜景。



新華社